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

蘇林曰顧錢若出穀也如

淳曰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為常侍郎

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

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

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

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

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

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

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

若是邪尉無賴

張晏曰才無可恃

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

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

氏國田中

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嗇夫謀謀音灼曰利口捷給哉且秦以

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

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

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宮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

乘輅傳者皆下不如今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問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

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岸邊曰廁也蘇林曰側

邊側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也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趨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

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絮漆其間徐廣曰斲一作錯駟案漢書音義曰斲絮以漆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

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却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迴顧南向故云南山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

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瓚曰中尉橋兩岸之中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

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

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

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

之逆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

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

徐廣曰一作問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

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

不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

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顧謂張

廷尉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

張廷尉使跪結鞮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

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鞮故以重之諸公聞之

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

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

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

應劭曰此云孝子即也或曰以至孝聞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

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

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

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

父在趙時為官卒將

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駟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帥將也

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

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民良說

如淳曰良善也

而搏

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

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

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

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

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

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中橫曰闔

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

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

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

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毅騎萬三千

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

徐廣曰澹林澹一作

百金之士十萬

西抑疆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

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

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

漢書曰尚槐里人也

其軍市租盡以饗士

卒私養錢

服虔曰私廩假錢

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

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

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

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

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

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

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

班固稱楊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易

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

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

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軍國車士

服虔曰車軍之士

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史記一百二終

史記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張叔列傳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敖爲太子太傅免選可爲傅者皆推奮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卽位以爲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帝季年

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后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訢許慎曰古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徐廣曰踰築垣短板也音注廁踰謂廁溷垣牆建隱於其廁洗滌也一讀踰為實實音豆言建又自洗滌廁實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穢窬穢器也音威豆駟案蘇林曰踰音投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

如曹謂之窬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為侯窬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

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

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庭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

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

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

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

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

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

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

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書誤作四上譴死矣甚惶

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

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猶然

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爲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
歲遷爲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制詔御史萬石

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爲牧丘侯是時

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

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

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

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

九卿減宣罪服虔曰音減損之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

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

上以爲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

下議爲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駕無

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

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旣空民貧流亡而君

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

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爲百姓言後三歲餘太

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諡爲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爲嗣

代侯後爲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爲庶人慶方爲丞相諸子孫爲吏

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爲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櫟機轄之類事文

帝功次遷爲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

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以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

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

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

次遷爲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

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劔縮曰先帝賜臣劔凡六劔不敢奉詔
上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質換之也縮曰具在上

使取六劔劔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

功常讓也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吳楚

反詔縮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

前六年中封縮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卿太子舅也

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上以為縮長者不忍乃賜縮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

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縮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

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

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

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

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縮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

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

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

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也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

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

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

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縮俱以

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

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

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

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裳衣敝補衣溺袴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

得此宦者出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期為不繫清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内

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

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

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

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音於友反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

也也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

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

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

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

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

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字多作訕音同耳古字假借而敏於行其

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

而周文處譎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史記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劔學黃老術於樂

巨公所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

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

陳豨反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

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

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

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

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

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

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

田叔列傳

田叔列傳

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母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母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表益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錢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

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

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

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爲郎中數歲爲二千石丞相長史

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爲京輔都尉

月餘上遷拜爲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時爲丞相也

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子下吏

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徐廣曰

曰陘城縣名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

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

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畱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

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安以爲

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畱代人爲求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後爲亭長邑

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

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畧明日復合會會者數

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

除爲三老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

斥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

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

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

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

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

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劔

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

徐廣曰移猶施

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

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以田仁爲丞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之爲御史大夫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

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
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
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
徐廣曰佯
或作詳也不傳事何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
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
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眾
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
積為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
哉後進者慎戒之

史記一百四

蘇川屯鳳
氏圖南中

史記一百五

蘇川屯鳳
氏圖南中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

徐廣曰鄭當為鄭
鄭縣名今屬河間

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

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
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
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
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
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
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
晉昭公時諸大夫強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
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
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

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歛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案杵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擗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瓜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郅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

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瞋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竟精泄橫流涕長潛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忽忽承眵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

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魔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絡徐廣曰維一作結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隊陰脈上爭會氣

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一作發脈亂故形靜

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

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

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傳玄曰虢自晉獻公

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矣是時焉得百號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

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

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

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

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

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傳云曰是時齊无桓侯駟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使聖人

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

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

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

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

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

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

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鵲也

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

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

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

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

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

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

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

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

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一作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

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

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意家居詔召問所為

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

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為為亦治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

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

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年二

十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

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

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

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

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音咳音術揆度陰陽外

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

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

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

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

弟昌曰此病疽也七如反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齧腫後八日嘔

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

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一作電而靜徐廣曰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

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

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

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齧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

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

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及

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齧腫盡泄而死熱上則

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

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

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吃食

飲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

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曰一作躁而經也此絡

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

者為重陽重陽者過心主徐廣曰過音唐過者過也謂病過心者猶刺其心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

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蹙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

令人不得前後洩循曰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

飲得前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病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

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

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齊中

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

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

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轅未欲渡也馬驚

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

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

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

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

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

作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

即轉為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胛難於大小

洩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洩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

之流汗出滫滫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

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

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

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沛消痺也加

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

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

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

鼓形弊徐廣曰一作散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

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竝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

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

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

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

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

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

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齊中

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臣意即謂齊太僕

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

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

其卒然合徐廣曰二云來然合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

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

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徐廣曰前一作筋也陽虛侯相趙章病

召臣意眾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迴風音洞言洞徹入四支迴風者飲

食下噤音益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

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噤

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

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

穀者不及期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即為藥酒盡

三日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

氣也心脈濁徐廣曰一作電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張則

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汁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眾醫皆以為

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

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

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

難是蹶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

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

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

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濟一作齊王自言

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

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

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

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技能為所是案法新

徐廣曰所一作取

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

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

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劔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什於

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

此亦關內之病也齊中大夫病齟齬臣意灸其左陽明脈即為苦

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菹

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葭藹藥一撮以酒

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

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

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

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

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察之如死青之茲眾醫不知以為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炙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

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脊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便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

曰倩者女婿也翻案方言曰東齊之間婿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

見建家京下方石

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

即弄之建亦欲

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眾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

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日月不下肝脈弦出左
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眾醫皆以為
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螻瘻徐廣曰螻音饒瘻瘻為病腹大上膚

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螻可數升病已三十
日如故病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鬱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

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拳是

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

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徐廣曰如廁病得之飽食

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

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

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為

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

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

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

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

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

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

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脈

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

曰病者安穀則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肝故過期

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養喜陽處者逆死其

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

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

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

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

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鏡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

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喻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

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

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位十一年卒諡孝王

眾醫皆以為癘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

右脇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

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

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

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脊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脊

瘖音牙亦反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

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徐廣曰一作脊

曰反一作及者死切之得腎反徐廣曰反一作及肺法曰三歲死也安陵阪里公乘

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

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蹠踟徐廣曰一作踟要癘寒

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

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

者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眾多久頗忘之

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

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畧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文王五年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負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

善爲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一作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質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

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間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徐廣曰胥猶言須也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

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楊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一作輔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

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史記一百五

終

史記一百六

吳王濞傳第四十六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

徐廣曰仲名喜

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

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自歸天

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郃陽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

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

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斬西會甄布走荆

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

乃立濞於沛為吳王

徐廣曰十二年十月辛丑

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

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

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翽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

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

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

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

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鄆澠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

無賦國用富饒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

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

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

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

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

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

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澠不得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

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

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

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

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

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

府錢借民比也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

弗予徐廣曰訟音公駟案如淳曰訟公也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鼂錯為太子

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

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

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

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澠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

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却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

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

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

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為年

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

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王卬

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

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

諸齊皆憚畏韋昭曰故為齊分為國名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西王無文

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久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

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

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砥

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

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

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

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畱

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

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

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

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

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

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

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

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

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

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

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

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

文頽曰王之太后也

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

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景王之子

諸侯既新削罰振恐

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

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

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

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

十二

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

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

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

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

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也

西涉淮

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

王濟南王瑯琊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

徐廣曰吳芮之玄孫

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嗣索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一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

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

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僂辱之為故

漢書音義曰故事也

不

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誅亂天下欲

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

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二十餘年

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

願以身從諸王越直

音直

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

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

西走蜀漢中告越

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

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

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

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眾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

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

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

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一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

嬰未行言故吳相表盎表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卒軍食上問表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表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表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名爲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

人以謝天下盜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盜爲太常吳

王弟子德侯爲宗正

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駟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爲宗王也

盜裝治行後十餘日

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表盜奉宗廟宗正輔親戚使告吳如盜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表盜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盜而畱之軍中欲劫使將盜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盜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饑

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強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

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爲已利於吳爲生患也

徒自損

耳吳王卽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卽大王徐行畱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椎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

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
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
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
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
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
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
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
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
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
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
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
王子卬等今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

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舉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滂亂天下錢也稱病不

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

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

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

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

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

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

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上

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

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

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

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死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

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欲戰條侯壁不肯

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

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

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

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韋昭曰啗音徒屬反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

軍即使人縱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戰謂之縱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地記曰吳王邊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吳王

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

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

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橐飲水謝太后

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

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

弓高侯顏當徐廣曰姓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

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

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

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

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為不義恐

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以罷兵歸

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

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

圖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

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

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

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

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漢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邵陽侯省音所幸反能薄賦歛使其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與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鼉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表益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表益邪

史記一百六

西川毛鳳苞氏書

史記一百七

西川毛鳳苞氏書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表益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

曰自令裁度取為用也金無入人家者實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

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

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

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

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

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

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

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怒也毒

蟲怒必螫人又火各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

服虔曰劉舍也實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

其魏其者沾沾徐廣曰一作恬又昌兼反又當牒反自喜耳多易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難

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

盛蚡為諸郎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

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盤孟

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盤孟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盤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王太后賢之徐廣曰

曰即蚡同母姊者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

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封蚡為武安侯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

勝為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

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

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

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

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

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

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韋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栢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誦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太山有益縣樂安有益縣也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爲諸第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如淳曰旌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儕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由柄上曲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

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

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

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灌孟年老

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

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晏曰自奮厲也願取吳

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

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

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

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

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

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

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

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

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

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

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

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

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

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

數千萬食客日數千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

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

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

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灌夫亦倚

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其游如父子

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

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

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

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

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

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

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

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

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曰一作悟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

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

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

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

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

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

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

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

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

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時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

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

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

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

酣武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

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

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時武

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

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

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韋昭曰咕囁附耳小語聲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

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

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

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

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

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

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官也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

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

費使人為夫言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

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

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

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

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

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

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

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

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

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仰視天而俯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論欲作反事

辟倪兩宮間徐廣曰辟音芳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

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瓚曰天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

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

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劊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
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
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
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
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封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
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挽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贊曰小馬在轅下
吾并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
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
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卽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
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
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
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秃

老公言嬰無官位拔援也首鼠一前一卻也

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

蘇林曰何不自喜解釋爲喜樂邪夫

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
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舌
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
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薄責魏其所言灌夫
頗不讐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
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
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如淳曰大行主
諸侯官也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漢書音義曰以家臣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
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
聞聞卽恚病痲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
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張晏曰蚡僞作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疑非十

二月也駟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

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

漢書音義曰言蚡號呼謝服罪

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

徐廣曰蚡疾見

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

褌入宮不敬

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際

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

徐廣曰建元二年

武安

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音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史記一百七終

史記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

後徙雒陽嘗受韓子雜

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

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

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

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

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

長公主

徐廣曰景帝姑

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

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

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

送臣等六人將兵繫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

西川中鳳崗氏圖書印

西川中鳳崗氏圖書印

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
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丑亞反鄙縣徐廣曰侘一作

新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

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
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

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
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

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蒙縣名獄吏田甲辱安
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

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
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

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
為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

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
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

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
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

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
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

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
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

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用宮垣事卒自殺

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
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

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

不足以為疆自上古不屬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

制其敝且疆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

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

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豪猶帥

也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

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

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

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

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鴈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

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

驍勇也若六搏之梟也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

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

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
重於是時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
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
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問左右曰幾爲漢所賣乃
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
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卽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
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
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
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
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禔取辱耳徐廣曰禔一作祗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
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軍法語也
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

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
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
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
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爲人多略智足以
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者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
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
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
奉引墮車蹇如淳曰爲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
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爲
中尉歲餘徙爲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
龍音龍城將軍李廣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
爲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

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卽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辟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旣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徐廣曰一云廉正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西川屯鳳臺
氏園定南甫

史記一百九

西川屯鳳臺
氏園定南甫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張晏曰爲武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爲漢將私授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

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勒習兵擊匈奴

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

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廣

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

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果匈奴射雕者

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

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

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

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

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

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

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

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

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

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

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

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

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無器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

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

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

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

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

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詳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灌嬰之孫名強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

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

平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

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

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一作沒

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

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

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

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援臂如淳曰臂如援通肩其善射亦天性也雖

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

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專以射爲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

見水土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土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

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

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

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充本法得首

若千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

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

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

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圓陳外嚮

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

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郡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駟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

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

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

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

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

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

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

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

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

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

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

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

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

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

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

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

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
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

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

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

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

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

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

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

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

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誠以爲李廣老數奇

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奇爲不偶也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

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

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

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

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

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

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

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

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

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单

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

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

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

死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

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伐郡太守

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

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

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

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

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

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

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符六年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

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爲建章

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

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

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

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徐廣曰出燉煌

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

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

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

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

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

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

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

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

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

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史記一百九

西川屯鳳
氏關南南

史記一百一十

西川屯鳳
氏關南南

匈奴列傳第五十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唐虞以上有山戎

獫狁葷粥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

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馱騃徐廣曰北秋駿馬騊駼徐廣曰似馬而青騊駼徐廣曰音顛巨虛之

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

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

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

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韋昭曰鋌形似矛鐵柄音時年反利

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

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

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漢書曰單

于姓學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徐廣曰后稷之曾孫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

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徐廣曰公劉九世孫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

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

年武王伐紂而營維邑復居于豳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

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

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

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卻申侯怒而

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遂取周之焦穫

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豳而

東徙維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

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

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

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初周襄王欲伐

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

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

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

或居于陸渾徐廣曰一為陸邑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

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大原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輿彭彭城彼朔

方毛詩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

立欲修霸業乃與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邑當

是之時秦晉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圍洛之間徐廣曰圍在河西音銀洛

在上郡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故自隴以

西有緜諸緄戎翟獯徐廣曰在天水獯音九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

徐廣曰後更名鳥氏徐廣曰在安定胸衍徐廣曰在北地胸音項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

臨晉在馮翊

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言其義曰鳥九或云鮮卑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

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

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鈞山名在鴈門而破并代以

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

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

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

河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服虔曰昭王母也亂有二子

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

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

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竝音白浪反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徐廣曰在朔方而置雲

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

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

築長城自造陽韋昭曰地名在上谷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

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

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

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音亨華反戍以

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

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當是

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曰頭曼韋昭曰音瞞

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

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

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闕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

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

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

騎冒頓乃作爲鳴鏑

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

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

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

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

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

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

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

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

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

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

是時東胡疆盛聞

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

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

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

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

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

氏子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唐千餘里

各居其邊爲甌脫

韋昭曰界上屯守處

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

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

地與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

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

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

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

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

徐廣曰在上郡

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

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

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

疆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

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服虔云音鹿離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

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異姓大臣匈奴謂賢曰屠者徐廣曰屠作諸故常以太子為

左屠者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

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蘭氏其後有

須卜氏須卜氏主獄訟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

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羌而

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

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

長什長裨小王相封徐廣曰一作將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

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漢書

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

有罪小者軋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

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

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名家曰逗落近幸臣妾

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

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

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

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

北服渾庾屈射丁靈鬲昆新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

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

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

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

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

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徐廣曰在鴈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驄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闕氏闕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闕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伐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

女公主爲單于闕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

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

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曰一云樓湟

烏孫呼揭音捷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

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

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

使郎中係雲音大胡反淺奉書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

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

望之地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

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

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

係雲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

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

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

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

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

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

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

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徐廣曰一本無袷字錦袷袍各一比余

一徐廣曰或作疏比也黃金飾具帶一漢書音義曰要中大帶黃金胄紕一徐廣曰或作犀繡十匹錦

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

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二云稽粥第二單

于自後皆以第別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

行說傳公主說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

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

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韋昭曰言

漢物什中之一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

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湏乳汁也音都奉反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

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

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

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温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鬪

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漢書音義曰父

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

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

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

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喋音謀利口也而佔佔

佔音昌占反衣裳貌冠固何當言雖復著冠固何當所益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

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糲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

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韋昭曰苦籠也音若靡監之監則候秋孰以

騎馳蹂而稼穡耳

徐廣曰蹂音而九反

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

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

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為併侯

白丁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

徐廣曰杜安定

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

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召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

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審侯魏遼

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

成侯董赤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

徐廣曰內史樂布亦為將軍

單于留塞內月餘

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

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

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

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

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

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王相安

俱無暴逆今聞漂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亡萬民之命

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主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

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闕然更始

徐廣曰闕音輪安定意也

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

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

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

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檎金

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

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

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

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

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

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二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云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

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帝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音蘭私出物也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出物與匈奴交市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曰云乃下具告單于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

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

謀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

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

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

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

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

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赦廣贖為庶人其冬匈

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

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大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

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

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

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

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

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

固漢亦棄上谷之什音辟縣漢書音義曰言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

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

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

單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

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

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

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

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

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

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

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徐廣曰合有三千耳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

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死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屠休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符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

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
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
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
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
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
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
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
自立爲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爲
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
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
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
朔方以西至今居徐廣曰在金城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

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
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
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
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
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畱之不遣先是
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畱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
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
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
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
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大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
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
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

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韋昭曰主使來主客也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

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徙遠走亡匿於幕北苦寒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

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

漢書音義曰胘雷地名在烏于北

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

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倔強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也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譎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見漢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與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

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畱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

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畱匈奴三

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于烏師廬徐廣曰烏一作詹立爲單于年

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

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

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

盡畱漢使漢使畱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畱相

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敖築受降

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

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

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

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

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

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

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

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爲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

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

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

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于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

于弟右賢王响音鈞又音吁犁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

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

至廬响音備匈奴地名又山名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强弩

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人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
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

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

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

城會單于病死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

且鞮侯為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

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

世之讎春秋大之春秋傳曰九世猶可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

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克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

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

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

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

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

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杵將軍敖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

涿涂山徐廣曰涂音邪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

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

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

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強弩都尉

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

因杆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

余吾水北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

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

并眾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乃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商丘成出擊胡軍敗乃降得來還千人一兩人

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敖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四年漢

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權

徐廣曰而務譎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詩云彼已之子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史記一百一十

史記百一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

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

天子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侯時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

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

弟步廣徐廣曰步一作少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

先母之子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

居室有一鉗徒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

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

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

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生子無子如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如之乃使

琴川中鳳書

氏書

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

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為夫

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

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

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

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

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

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

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

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

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八

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

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天子曰匈奴

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

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

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

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

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按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封蒲泥破

符離晉灼曰二王號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執訊

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

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徐廣曰友者太守名也姓共也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

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

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文類曰音

組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

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

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

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

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

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

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因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

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

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

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

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

青臣青子在纏綵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

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

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

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都尉韓

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瘦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

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額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

三百戶封賀為南窳侯徐廣曰窳宜作命音匹孝反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

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

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

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

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

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

大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
令李廣為後將軍右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
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
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
軍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
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
其罪正閔張晏曰正軍正也閔名也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儒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
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
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
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
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
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

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

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

為宮在長安則曰秦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奉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即少

兒也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

為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

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

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張晏曰藉若胡侯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

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

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眾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

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

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

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

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

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

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

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

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

將軍徐廣曰驃一亦作剽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

盩漢書音義曰音戾山名也討遼濮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懾懼者弗取

文頴曰恐懼也冀獲單于子徐廣曰一作與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

折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執渾邪王子

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為主封去病二

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

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

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

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

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

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

將軍踰居延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張晏曰胡王也以眾降

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闕氏王

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

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

驃騎將軍斬遼濮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

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

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尉句王徐廣曰句音鉤匈奴以為號高不識

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

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爲輝渠侯合
騎侯敖坐行畱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
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
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畱落不遇由此驃騎
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
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
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是時
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卽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
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旣渡河與渾
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
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
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旣至長安天子所

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涿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

文穎曰胡王名爲下麾侯鷹庇徐廣曰二爲輝渠侯禽黎爲河綦侯徐廣曰禽一作鳥大

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也爲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

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

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驛音灼曰獍音欺誰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

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

河塞庶幾無患幸旣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

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

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

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

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畱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

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

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軍王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軍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孫吳兵法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

曰有中有益謂之武剛車也

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

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不得單于

頗獲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徐廣曰寘音田得匈奴積粟食軍

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

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

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

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

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

為單于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

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

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

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駟案應劭曰所降士有材力者約

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以誅比車者晉灼曰王號也轉擊左大將斬

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音灼曰水名也獲屯頭王漢書音義曰胡王號也韓王等三人徐廣

曰王一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

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

食於敵遠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

平大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橐余山斬首捕

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

曰一作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

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陸

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

安稽徐廣曰姓趙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

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大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

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

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

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如淳曰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也定令今驃騎將軍秩祿與

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

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

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常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

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

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

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

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為營域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

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

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

茂陵為冢像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謚也桓廣地謚也張晏曰謚法布

義行剛曰景闢土服遠曰桓子嬭代侯嬭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

元封元年嬭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

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

登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

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謚為烈侯子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

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

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長公主故長

平侯伉伐侯六歲坐法失侯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大將

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

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二千三百戶

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

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

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徐廣曰為隴西

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

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

軍有功封為南窳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

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大鼎六年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

餘里無功後八歲徐廣曰大初二年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

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姦徐廣曰陽石一

云德邑為巫蠱族滅無後將軍李息郁邳人服虔曰邳音室事景帝至武帝立

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從三歲為將軍從

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將軍公孫

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

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

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杵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杵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已爲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爲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再爲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爲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

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冢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爲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博望侯後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爲大行而卒冢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殺裯人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爲龍頡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爲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爲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爲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

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

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爲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爲左將軍

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 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

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剽姚校尉也 斬捕首虜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

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

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將軍

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

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

疆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

歸漢爲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爲從驃侯坐酎金失侯

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封二年 擊虜樓

蘭王復封爲浞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初二年 爲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

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爲虜所得遂沒

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歸涉四年

後坐巫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爲五侯凡二

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爲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

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

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

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

將如此

史記百二十一



馬小屯鳳崗氏藏

史記